

小女楊超,又稱 Maggie Yang,本是意外的愛的結晶,卻又著實給我們帶來許多驚喜。

楊超是家中老二,按中國國策已屬“超生”,故取名“超”字。同時亦有盼超越爹娘之意。也許是這念想好,這丫頭確有過人之才氣呢:琴棋書畫,歌舞泳球樣樣喜歡,連 Tae Kuan Do, Karate 也打得像模像樣的。衆多愛好中,要數繪畫最超越爹娘。

從一二歲時, Maggie 每天在 coloring book 上瞎塗亂畫,卻被發現塗鴉得有章法,很少畫出線條之外。於是四歲半起她進了當代中文學校繪畫班,先後從師于王紅、戴睿、戰利、張仁亮及張小倫老師。三年級起又在藍月課後中心素描班與克城奇才張小倫大師學習素描。平時活潑歡鬧的小女一拿起畫筆頓時醉入畫境,恬靜無比,堪稱神奇。

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得知著名中國水墨畫畫家朱榮琴老師(Dorina Shen)教授中國國畫。當我將沈老師學生的畫作展示給 Maggie 時,她一下被吸引住了。從此她開始了水墨畫學習,並深深地愛上了這門老祖宗遺留下的瑰寶藝術。要知道,我們夫妻二人是一個藝術



楊超與朱榮琴老師

愛女愛畫

克利夫蘭 伍麗

細胞都沒長的。

愛美是所有女孩子的天性。展現美也各有門道。然而用一支畫筆去展現天地間萬物之美妙,則要有些訣竅和技巧了。從我這外行的角度看,一幅美麗的水墨圖畫首先要構圖巧妙,其次是毛筆的運用功力,再者就是色彩使

用。三者有機結合併將畫者的感悟融入圖中,畫作則神形兼並了。

Maggie 對色彩的感受十分獨特,並能匠心獨運地通過一花一葉層層綻放出來,增加了畫面的層次感,豐富了美麗的內涵,陡增韻味。讓人時而享受層巒疊嶂,時而感懷對比鮮明。構圖也是 Maggie 的一個長項。在沈老師啓發性誘導下,她獨立構思畫面,盡享擁有想像力的人生美妙。一堂課下來,只聽見師生間輕聲細語簡單溝通,卻已呈現出一幅或大氣或柔美或鮮活的圖畫,讓人嘖嘖稱奇。毛筆對於生長在美國的孩子太過陌生,也十分神奇。用“hair”可以寫字作畫?這離敲鍵盤完成作業的一代相距甚遠。Maggie 已經愛上了毛筆,孜孜不倦地享受着用毛筆寫字畫畫帶來的無限快樂……

我真爲 Maggie 有這樣一個愛好而高興。它修身養性,高雅寧靜,讓人感悟享受並創造世間一切的美,終而升華心靈,陶冶情操,可謂高一層次的養生吧!我也十分感謝以上諸位將 Maggie 引入藝術殿堂的老師們!!

超超,祝願你畫得越來越好,樣樣事情都超過爸爸媽媽很多很多,幸福快樂地成長!



你所記得的一切

當你的孩子是個嬰兒時,你所記得的,是對自己創造出的堪稱完美奇迹的作品,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敬畏。你記得自己用大量的時間去傳授你所有的智慧和知識。你認爲你的孩子會接受你所有的忠告而少犯錯誤,會比孩提時代的你聰明許多。你多希望孩子快快長大。

孩子 2 歲時,你所記得的,是從來都無法獨自使用衛生間和不看一部與動物無關的電

影。你記得蜷縮在臥室衣櫃里跟朋友通電話的那些個下午,深信你的孩子將是第一個身着套頭衫出席常春藤名校畢業典禮的大學生。你總擔心巧克力糖在衣兜里融化,毀了體面的衣服。你多希望孩子更獨立些。

孩子 5 歲時, 你所記得的, 是他上學第一天, 你终于可以獨自佔有整個房子了。你記得參加家長教師協會, 在離開會議室去洗手間時, 你當選爲會長。你記得被問及“聖誕老人是真的嗎?”你回答:“是的。”因爲孩子還需要你的肯定回答, 儘管不久他就能自己判斷了。你記得在沙發墊子下翻騰一通要找出些零錢, 這樣牙齒仙女就會帶走孩子掉的第一顆牙。你多希望孩子的牙都換成了恆牙。

孩子 7 歲時, 你所記得的, 是合夥用車的時間安排。你學會了在兩分鐘內化完妝, 照着汽車後視鏡刷牙, 因爲你能給自己找出的時間就只有汽車停在紅燈前的那一會兒。你

想過把車子漆成黃色, 並在車庫大門旁的草坪上立一塊“出租車”的標誌牌。你記得有幾次下車後, 人們盯着你, 因爲你不斷用腳踩油門加速, 製造噪音。你多希望孩子有一天能學會開車。

孩子 10 歲時, 你所記得的, 是怎么組織學校的募捐者。你爲油漆兜售包裝紙, 爲購置新傢具兜售 T 恤衫, 爲在學校操場上種植遮陽樹勸人訂閱各種雜誌。你記得你在車庫里存放了上百盒糖果等待出售, 以便爲學校的樂隊購置新制服, 可是那些糖果竟在一個暖和得過頭的春天的下午全都融化在一起了。你多希望孩子長大, 不再演奏什麼樂器了。

孩子 12 歲時, 你所記得的, 是孩子在體育場打棒球練習賽時, 你坐在看台上希望他所在的隊很快三擊不中出局, 因爲家里還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教練不明白你到底有多忙, 你多希望棒球賽季能儘快結束。

孩子 16 歲時, 你所記得的, 是吵鬧的音樂和以富有節奏的拍子尖聲唱出的難以聽懂的歌詞。你多希望孩子快點長大成人, 帶着音響離開家。

孩子 18 歲時, 你所記得的, 是他們出生的那一天, 擁有世間所有的時光。

當你在靜靜的房子里走來走去時, 你納悶他們去哪里了——你多希望孩子別这么快就長大了。 洪敏編譯

“山河不移,流民似水”,大饑荒面前,爲了求生,逃荒成爲災民不得已的選擇,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遠赴異地,用雙腳走出一條逃荒路。對很多逃荒者來說,逃荒路簡直是死亡路,但求生的本能還是讓他們毅然走上這條“希望之路”。山西人的走西口,山東人的闖關東,以及 1942 年中原大災荒發生後河南災民的西行之路,鑄就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幾條移民之路。

走西口:山西人的苦難史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止不住那傷心淚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娶過門,二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們二人不成親……”

這首二人合唱的正是當年走西口的老百姓爲了生存經殺虎口到口外謀生的那段歷史。

據歷史記載,走西口現象大約從明代中期開始,其高潮出現于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走西口的人口數量最大,前後經歷了大約 300 年的歷史。

“走西口的主要是山西人,陝西、河北也有流民 涌入走西口的大潮。”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清光緒初年出現被稱爲“丁戊奇災”的近代最嚴重的旱災,造成大饑荒,與其挨餓坐以待斃,不如走出去,也許能闖出條活路來。劉曉煥告訴記者,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不得不流離失所,奔赴口外,涌入歸綏(今呼和浩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地謀生。

“自古那個黃河向東流,什么人留下個走西口?”在民歌里,山西人淒慘地唱出當年走西口的人們的哀怨心聲。爲了謀生,他們不得不背井離鄉,淚別父母妻兒,遠走異地過着孤苦艱辛的日子,心中難免充滿悲傷與酸楚。

當年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走西口,走出了一部苦難史,也走出了一批歷經磨練而精明強幹的晉商。包頭,現在是內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工業城市,人口超過 200 萬。在 100 多年前,它還只是個叫包克圖的小村子。包頭人說,因爲山西人到這里做生意,才慢慢有了今天包頭城的雛形,現在包頭城里還流傳着“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這樣的

說法。復盛公就是山西喬家在 100 多年前開的商號的名稱。

到了清末民國時期,西口之外的地區政局動蕩不安、災患頻仍不斷,走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內一樣生存無着,走西口的規模漸漸變小,從此走向衰落。

走西口給處于落後遊牧狀態的內蒙古中西部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化,伴隨着“走西口”移民的進程,口外內蒙古地區當地的整個文化風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闖關東:千萬山東人的宿命

19 世紀,山海關大門敞開,流民潮湧。自此,闖關東浪潮開始。

清朝入關後,實行民族等級與隔離制度,嚴禁漢人進入滿洲“龍興之地”墾殖,頒佈禁關令,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曉煥告訴記者,清初,統治者處罰犯人時將其遣送邊陲之地,山東觸犯刑律者多發配到“極邊

寒苦”的東北。19 世紀,黃河下游連年遭災,清朝政府卻依舊禁關,成千上萬的災民不顧禁令,冒着被懲罰的危險,“闖”入東北。

民國時期,闖關東洪流澎湃,山東移民進入東北的規模大大超過清代。劉曉煥表示,山東人多地少且土地佔有極不合理,造成廣大人民生活極端貧困,“像京杭運河兩岸,人口衆多,隨着運河通航能力的下降,生計出現困難”,而東北三省地廣人稀,土質肥



災難不祇 1942 中國人的苦難謀生史

11 月 29 日,由馮小剛執導,陳道明、張國立、徐帆等領銜主演的歷史題材電影《一九四二》在深圳舉行了隆重的首映發佈會,該影片取材于 1942 年發生于河南的大饑荒,講述了中國人的苦難。故有下文。——編者

由煙台、威海衛、青島等地然後坐火輪船到大連登陸,或者在沿海的黃縣龍口等小渡口坐帆船到對岸營口,“路程近,路費比較便宜。”“據相關資料,1927 年至 1929 年,內地移入東北人口 300 余萬人,山東人佔全數 80%。”王林告訴記者,民國時期闖關東的山東人達 1500 萬以上,“規模之大,極爲罕見。”

隴海線:河南難民的死亡線

1942 年的中原大饑荒讓 1000 多萬河南難民,像

最近在一所美院雕塑系發現,幾個雕塑輔助工被辭退了。不是他們不需要這些工人,長期以來,每個雕塑系差不多都會養一些和泥、翻制模型、扎架子的工人,他們是師生教學和創作的好幫手。

隨着《勞動法》實施,這些工人的飯碗成了問題。如果要保障這些工人的權益,就要按規定簽訂勞動合同、要交社保、醫保等等。本來系里是沒有這筆經費開支的,如果讓這些工人成爲系里正式的合同制工人,既無編制,也是一個不小的經濟壓力,只好忍痛割愛。

這是一件挺矛盾的事情。按照“常識”,《勞動法》是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如果因爲《勞動法》的實施反而直接導致一批勞動者失業,這肯定不是《勞動法》制定者的初衷,可眼前的事實又的確如此。

劉瑜在《民主的細節》中也談到了類似例子。2007 年,美國衆議院通過了最低工資的法案,把 10 年沒有動的最低工資額漲了上來;這邊法案剛通過,那邊參議院馬上提出來,要在 10 年內給小企業減稅。這是爲什么呢?原來經濟學家老早就發現了這個規律,最低工資法和失業率之間是成正比的,特別對小企業而言,人工成本一旦提高,老闆馬上裁員,使讓一部分勞動者成爲提陞最低工資的犧牲品。

這個例子很好說明瞭,在國外,爲什么身強力壯的小伙子無所事事曬太陽,另一方面,小餐館人手緊張,忙不過來。

這種現象就是在挑戰我們的常識。所謂常識是不需要通過特別的學習和論證,大家都會明白的知識。“回到常識”是大家喜歡講的一句話,可是當真的要“回”的時候,人們往往並不知道什么才是常識。特別在社會領域,常識非常複雜,大家看起來所熟知的那些無須論證的知識,絕非那么簡單。

例如,城市發展了,經常出現堵車現象,常識告訴我們,這是道路不夠,如果道路設計合理,路修得又多又寬,堵車自然就會減少。的確,許多城市正是依據這種常識來解決交通堵塞問題的。

可是結果呢?恰恰相反,越修越堵,越堵越修,形成城市交通的惡性循環。寬敞的道路,馬上會刺激人們新一輪的購車慾望,於是,剛剛修好的路,馬上被更多的新車所補上。

再如,瑞典旅店業有一個反“常識”的做法,在旺季,入住率越高,折扣越大;反而在淡季不打折。這其實基于一個雙贏的策略。旺季打折,有利于促使房間入住率趨于向滿員方向發展,只有在入住滿員時,折扣最大。

在他們看來,入住率高,成本就會下降,旅店的利潤就應該讓出一部分,回饋和獎勵客人。在冬季,入住率本來就低,酒店仍要維持運營,例如暖氣,不會因爲客人少就不燒了,因此造成了入住成本的提陞;對於淡季入住的客人而言,他們的需要是剛性的,由於消耗了更多的資源,所以,淡季入住的客人就不應該打折。這種思路與國際上大多數旅店是相反的。

問題在于,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做法,究竟哪一種更應該是常識呢?

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無盡的死亡線上掙扎,逃荒成爲他們求生的選擇。“從八月份起,我便看到這些破破爛爛的人,開車之前,衝鋒似的攀援到火車的頂蓋上。頭頂上炎烈日張着火傘,腳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熱的鑛鐵,人們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時光又飛過半年,現在是滴水成冰的嚴冬了,而這破爛的行列,卻依然滾滾地向西流着。”

當時南陽的一家民營報紙《前鋒報》特派記者李蕤在 1943 年“災區系列通訊”《豫災剪影》中這樣描述:隴海鐵路,在災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釋迦牟尼的救生船。他們夢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車,便會被這條神龍馱出災荒的大口,到達安樂的地帶。

因爲戰爭,洛陽成爲隴海線暫時的始發站,也成了逃荒的始發地。

擁擠不堪的車廂,滿載着攀爬在外面的人們,但這只能疏散飢民中的一部分。在這場十萬火急的大逃亡中,成千上萬的難民只能沿着隴海線一步步前行,沿途樹皮被吃光,餓殍載道。

西行的路一路向西,直至西安、寶雞、銅川、天水。“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絕望到了極點,有許多是活活餓死,有些則是一家人集體自殺。”許多逃荒難民在西安紮根,生存下來,還有許多難民將西安作爲中轉站,像蒲公英般四處散去。

從西安開往寶雞的火車同樣擁擠。據有關部門統計,1942 年前後,從河南逃荒出去的難民有近百萬人在寶雞安家落戶。這近百萬河南難民,來到當時僅有數千人的寶雞縣城(今寶雞市),在寶雞城外的河灘、山坡上搭起一片片難民棚。說河南話、喝胡辣湯、唱豫劇,直把寶雞改造成了“小河南”。

災荒連年,老百姓不免經常逃荒。1942 年中原大饑荒時,爲什么大多數災民都向西逃荒呢?這與當時的戰亂有關。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副所長、著名災荒史學家夏明方表示,河南北部、東部已經淪陷爲敵佔區,西邊是國統區,相對來說是後方,相對穩定,而且還有鐵路,災民以爲只要到後方去就有飯吃,於是拼命地往西跑。(文:邵猛)

出人意料的常識

作者 孫振華